紅樓夢/第00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六回　賈寶玉初試雲雨情　劉姥姥一進榮國府

題曰：

朝叩富兒門，富兒猶未足。

雖無千金酬，嗟彼勝骨肉。

卻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，心中自是納悶，又不好細問。彼時寶玉迷迷惑惑，若有所失。眾人忙端上桂圓湯來，呷了兩口，遂起身整衣。襲人伸手與他系褲帶時，不覺伸手至大腿處，只覺冰涼一片沾濕，唬的忙退出手來，問是怎麼了。寶玉紅漲了臉，把他的手一捻。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，年紀本又比寶玉大兩歲，近來也漸通人事，今見寶玉如此光景，心中便覺察一半了，不覺也羞的紅漲了臉面，不敢再問。仍舊理好衣裳，遂至賈母處來，胡亂吃畢了晚飯，過這邊來。

襲人忙趁眾奶娘丫鬟不在旁時，另取出一件中衣來與寶玉換上。寶玉含羞央告道：「好姐姐，千萬別告訴人。」襲人亦含羞笑問道：「你夢見什麼故事了？是那裏流出來的那些髒東西？」寶玉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說著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聽了。然後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，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。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嬌俏，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。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，今便如此，亦不為越禮，遂和寶玉偷試一番，幸得無人撞見。自此寶玉視襲人更比別個不同，襲人待寶玉更為盡心。暫且別無話說。

按榮府中一宅人合算起來，人口雖不多，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，雖事不多，一天也有一二十件，竟如亂麻一般，并無個頭緒可作綱領。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個人寫起方

妙，恰好忽從千里之外，芥荳之微，小小一個人家，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，這日正往榮府中來，因此便就此一家說來，倒還是頭緒。你道這一家姓甚名誰，又與榮府有甚瓜葛？諸公若嫌瑣碎粗鄙呢，則快擲下此書，另覓好書去醒目；若謂聊可破悶時，待蠢物逐細言來。方才所說的這小小之家，乃本地人氏，姓王，祖上曾作過小小的一個京官，昔年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。因貪王家的勢利，便連了宗認作侄兒。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中的，知有此一門連宗之族，餘者皆不認識。目今其祖已故，只有一個兒子，名喚王成，因家業蕭條，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去了。王成新近亦因病故，只有其子，小名狗兒。狗兒亦生一子，小名板兒，嫡妻劉氏，又生一女，名喚青兒。一家四口，仍以務農為業。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，劉氏又操井臼等事，青板姊妹兩個無人看管，狗兒遂將岳母劉姥姥接來一處過活。這劉姥姥乃是個積年的老寡婦，膝下又無兒女，只靠兩畝薄田度日。今者女婿接來養活，豈不願意，遂一心一計，幫趁著女兒女婿過活起來。因這年秋盡冬初，天氣冷將上來，家中冬事未辦，狗兒未免心中煩慮，吃了幾杯悶酒，在家閒尋氣惱，劉氏也不敢頂撞。因此劉姥姥看不過，乃勸道：「姑爺，你別嗔著我多嘴。咱們村庄人，那一個不是老老誠誠的，守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。你皆因年小的時候，托著你那老家之福，吃喝慣了，如今所以把持不住。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，沒了錢就瞎生氣，成個什麼男子漢大丈夫呢！如今咱們雖離城住著，終是天子腳下。這長安城中，遍地都是錢，只可惜沒人會去拿去罷了。在家跳躂會子也不中用。」狗兒聽說，便急道：「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說，難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？」劉姥姥道：「誰叫你偷去呢。也到底想法兒大家裁度，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咱家來不成？」狗兒冷笑道：「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。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，作官的朋友，有什麼法子可想的？便有，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！」

劉姥姥道：「這倒不然。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咱們謀到了，看菩薩的保佑，有些机會，也未可知。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机會來。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，二十年前，他們看承你們還好，如今自然是你們拉硬屎，不肯去親近他，故疏遠起來。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。他們家的二小姐著實嚮快，會待人，倒不拿大。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。聽得說，如今上了年紀，越發怜貧恤老，最愛齋僧敬道，舍米舍錢的。如今王府雖升了邊任，只怕這二姑太太還認得咱們。你何不去走動走動，或者他念舊，有些好處，也未可知。要是他發一點好心，拔一根寒毛比咱們的腰還粗呢。」劉氏一旁接口道：「你老雖說的是，但只你我這樣個嘴臉，怎樣好到他門上去的。先不先，他們那些門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。沒的去打嘴現世。」

誰知狗兒利名心最重，聽如此一說，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。又聽他妻子這話，便笑接道：

「姥姥既如此說，況且當年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，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趟，先試試風頭再說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噯喲喲！可是說的，『侯門深似海』，我是個什麼東西，他家人又不認得我，我去了也是白去的。」狗兒笑道：「不妨，我教你老人家一個法子：你竟帶了外孫子板兒，先去找陪房周瑞，若見了他，就有些意思了。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件事，我們极好的。」劉姥姥道：「我也知道他的。只是許多時不走動，知道他如今是怎樣。這也說不得了，你又是個男人，又這樣個嘴臉，自然去不得，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，也難賣頭賣腳的，倒還是舍著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。果然有些好處，大家都有益，便是沒銀子來，我也到那公府侯門見一見世面，也不枉我一生。」說畢，大家笑了一回。當晚計議已定。

次日天未明，劉姥姥便起來梳洗了，又將板兒教訓了幾句。那板兒才五六歲的孩子，一無所知，聽見劉姥姥帶他進城逛去，便喜的無不應承。於是劉姥姥帶他進城，找至宁榮街。來至榮府大門石獅子前，只見簇簇轎馬，劉姥姥便不敢過去，且撣了撣衣服，又教了板兒幾句話，然後蹭到角門前。只見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腳的人，坐在大板凳上，說東談西呢。劉姥姥只得蹭上來問：「太爺們納福。」眾人打量了他一會，便問」那裏來的？」劉姥姥陪笑道：「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，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老出來。」那些人聽了，都不瞅睬，半日方說道：「你遠遠的在那牆角下等著，一會子他們家有人就出來的。」內中有一老年人說道：「不要誤他的事，何苦耍他。」因向劉姥姥道：「那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。他在後一帶住著，他娘子卻在家。你要找時，從這邊繞到後街上後門上去問就是了。」

劉姥姥聽了謝過，遂攜了板兒，繞到後門上。只見門前歇著些生意擔子，也有賣吃的，也有賣頑耍物件的，鬧吵吵三二十個小孩子在那裏廝鬧。劉姥姥便拉住一個道：「我問哥兒一聲，有個周大娘可在家么？」孩子們道：「那個周大娘？我們這裏周大娘有三個呢，還有兩個周奶奶，不知是那一行當的？」劉姥姥道：「是太太的陪房周瑞。」孩子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你跟我來。」說著，跳躥躥的引著劉姥姥進了後門，至一院牆邊，指與劉姥姥道：「這就是他家。」又叫道：「周大娘，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，我帶了來了。」

周瑞家的在內聽說，忙迎了出來，問：「是那位？」劉姥姥忙迎上來問道：「好呀，周嫂子！」周瑞家的認了半日，方笑道：「劉姥姥，你好呀！你說說，能幾年，我就忘了。請家裏來坐罷。」劉姥姥一壁裏走著，一壁笑說道：「你老是貴人多忘事，那裏還記得我們呢。」說著，來至房中。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吃著。周瑞家的又問板兒

道：「你都長這們大了！」又問些別後閒話。又問劉姥姥：「今日還是路過，還是特來的？」劉姥姥便說：「原是特來瞧瞧嫂子你，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。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，若不能，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。」

周瑞家的聽了，便已猜著幾分來意。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爭買田地一事，其中多得狗兒之力，今見劉姥姥如此而來，心中難卻其意，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体面。聽如此說，便笑說道：「姥姥你放心。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，豈有個不教你見個真佛去的呢。論理，人來客至回話，卻不與我相干。我們這裏都是各占一樣兒：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，閒時只帶著小爺們出門子就完了，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。皆因你原是太太的親戚，又拿我當個人，投奔了我來，我就破個例，給你通個信去。但只一件，姥姥有所不知，我們這裏又不比五年前了。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，都是璉二奶奶管家了。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？就是太太的內侄女，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，小名鳳哥的。」劉姥姥聽了，罕問道：「原來是他！怪道呢，我當日就說他不錯呢。這等說來，我今兒還得見他了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這自然的。如今太太事多心煩，有客來了，略可推得去的就推過去了，都是鳳姑娘周旋迎待。今兒宁可不會太太，倒要見他一面，才不枉這裏來一遭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全仗嫂子方便了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說那裏話。俗語說的：『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』不過用我說一句話罷了，害著我什麼。」說著，便叫小丫頭到倒廳上悄悄的打聽打聽，老太太屋裏擺了飯了沒有。小丫頭去了。這裏二人又說些閒話。

劉姥姥因說：「這鳳姑娘今年大還不過二十歲罷了，就這等有本事，當這樣的家，可是難得的。」周瑞家的聽了道：「我的姥姥，告訴不得你呢。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，行事卻比世人都大呢。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，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。再要賭口齒，十個會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過。回头你見了就信了。就只一件，待下人未免太嚴些個。」說著，只見小丫頭回來說：「老太太屋裏已擺完了飯了，二奶奶在太太屋裏呢。」周瑞家的聽了，連忙起身，催著劉姥姥說：「快走，快走。這一下來他吃飯是個空子，咱們先赶著去。若遲一步，回事的人也多了，難說話。再歇了中覺，越發沒了時候了。」說著一齊下了炕，打掃打掃衣服，又教了板兒幾句話，隨著周瑞家的，逶迤往賈璉的住處來。先到了倒廳，周瑞家的將劉姥姥安插在那裏略等一等。自己先過了影壁，進了院門，知鳳姐未下來，先找著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的。周瑞家的先將劉姥姥起初來歷說明，又說：「今日大遠的特來請安。當日太太是常會的，今日不可不見，所以我帶了他進來了。等奶奶下來，我細細回明，奶奶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。」平兒聽了，便作了主意：「叫他們進來，先在這裏坐著就是了。」周瑞家的聽了，方出去引他兩個進入院來。上了正房臺磯，小丫頭打起猩紅氈帘，才入堂屋，只聞一陣香扑了臉來，竟

不辨是何氣味，身子如在雲端裏一般。滿屋中之物都耀眼爭光的，使人頭懸目眩。劉姥姥此時惟點頭咂嘴念佛而已。於是來至東邊這間屋內，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。平兒站在炕沿邊，打量了劉姥姥兩眼，只得問個好讓坐。劉姥姥見平兒遍身綾羅，插金帶銀，花容玉貌的，便當是鳳姐兒了。才要稱姑奶奶，忽見周瑞家的稱他是平姑娘，又見平兒赶著周瑞家的稱周大娘，方知不過是個有些体面的丫頭了。於是讓劉姥姥和板兒上了炕，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，小丫頭子斟了茶來吃茶。

劉姥姥只聽見咯當咯當的響聲，大有似乎打籮柜篩面的一般，不免東瞧西望的。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挂著一個匣子，底下又墜著一個秤砣般一物，卻不住的亂幌。劉姥姥心中想著：「這是什麼愛物兒？有甚用呢？」正呆時，只聽得當的一聲，又若金鐘銅磬一般，不防倒唬的一展眼。接著又是一連八九下。方欲問時，只見小丫頭子們齊亂跑，說：「奶奶下來了。」周瑞家的與平兒忙起身，命劉姥姥「只管等著，是時候我們來請你。」說著，都迎出去了。

劉姥姥屏聲側耳默候。只聽遠遠有人笑聲，約有一二十婦人，衣裙窸窣，漸入堂屋，往那邊屋內去了。又見兩三個婦人，都捧著大漆捧盒，進這邊來等候。聽得那邊說了聲「擺飯」，漸漸的人才散出，只有伺候端菜的幾個人。半日鴉雀不聞之後，忽見二人抬了一張炕桌來，放在這邊炕上，桌上碗盤森列，仍是滿滿的魚肉在內，不過略動了幾樣。板兒一見了，便吵著要肉吃，劉姥姥一巴掌打了他去。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，招手兒叫他。劉姥姥會意，於是帶了板兒下炕，至堂屋中，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咕了一會，方過這邊屋裏來。

只見門外鏨銅鉤上懸著大紅撒花軟帘，南窗下是炕，炕上大紅氈條，靠東邊板壁立著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，鋪著金心綠閃緞大坐褥，旁邊有雕漆痰盒。那鳳姐兒家常帶著秋板貂鼠昭君套，圍著攢珠勒子，穿著桃紅撒花襖，石青刻絲灰鼠披風，大紅洋縐銀鼠皮裙，粉光脂艷，端端正正坐在那裏，手內拿著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。平兒站在炕沿邊，捧著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，盤內一個小蓋鐘。鳳姐也不接茶，也不抬頭，只管撥手爐內的灰，慢慢的問道：「怎麼還不請進來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抬身要茶時，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在地下站著呢。這才忙欲起身，猶未起身時，滿面春風的問好，又嗔著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。劉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數拜，問姑奶奶安。鳳姐忙說：「周姐姐，快攙起來，別拜罷，請坐。我年輕，不大認得，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，不敢稱呼。」周瑞家的忙回道：「這就是我才回的那姥姥了。」鳳姐點頭。劉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了。板兒便躲在背後，百般的哄他出來作揖，他死也不肯。

鳳姐兒笑道：「親戚們不大走動，都疏遠了。知道的呢，說你們棄厭我們，不肯常來，不知道的那起小人，還只當我們眼裏沒人似的。」劉姥姥忙念佛道：「我們家道艱難，走不起，來了這裏，沒的給姑奶奶打嘴，就是管家爺們看著也不象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話沒的叫人惡心。不過借賴著祖父虛名，作了窮官兒，誰家有什麼，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。俗語說，『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戚』呢，何況你我。」說著，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。周瑞家的道：「如今等奶奶的示下。」鳳姐道：「你去瞧瞧，要是有人有事就罷，得閒兒呢就回，看怎麼說。」周瑞家的答應著去了。

這裏鳳姐叫人抓些果子與板兒吃，剛問些閒話時，就有家下許多媳婦管事的來回話。平兒回了，鳳姐道：「我這裏陪客呢，晚上再來回。若有很要緊的，你就帶進來現辦。」平兒出去了，一會進來說：「我都問了，沒什麼緊事，我就叫他們散了。」鳳姐點頭。只見周瑞家的回來，向鳳姐道：「太太說了，今日不得閒，二奶奶陪著便是一樣。多謝費心想著。白來逛逛呢便罷，若有甚說的，只管告訴二奶奶，都是一樣。」劉姥姥道：「也沒甚說的，不過是來瞧瞧姑太太，姑奶奶，也是親戚們的情分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沒甚說的便罷，若有話，只管回二奶奶，是和太太一樣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遞眼色與劉姥姥。劉姥姥會意，未語先飛紅的臉，欲待不說，今日又所為何來？只得忍恥說道：「論理今兒初次見姑奶奶，卻不該說，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裏來，也少不的說了。」剛說到這裏，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：「東府裏的小大爺進來了。」鳳姐忙止劉姥姥：「不必說了。」一面便問：「你蓉大爺在那裏呢？」只聽一路靴子腳響，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，面目清秀，身材俊俏，輕裘寶帶，美服華冠。劉姥姥此時坐不是，立不是，藏沒處藏。鳳姐笑道：「你只管坐著，這是我侄兒。」劉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。

賈蓉笑道：「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嬸子，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嬸子的那架玻璃炕屏，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，借了略擺一擺就送過來。」鳳姐道：「說遲了一日，昨兒已經給了人了。」賈蓉聽著，嘻嘻的笑著，在炕沿上半跪道：「嬸子若不借，又說我不會說話了，又挨一頓好打呢。嬸子只當可怜侄兒罷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也沒見你們，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？你們那裏放著那些好東西，只是看不見，偏我的就是好的。」賈蓉笑道：「那裏有這個好呢！只求開恩罷。」鳳姐道：「若碰一點兒，你可仔細你的皮！」因命平兒拿了樓房的鑰匙，傳幾個妥當人抬去。賈蓉喜的眉開眼笑，說：「我親自帶了人拿去，別由他們亂碰。」說著便起身出去了。

這裏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，便向窗外叫：「蓉哥回來。」外面幾個人接聲說：「蓉大爺

快回來。」賈蓉忙复身轉來，垂手侍立，聽何指示。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，出了半日的神，又笑道：「罷了，你且去罷。晚飯後你來再說罷。這會子有人，我也沒精神了。」賈蓉應了一聲，方慢慢的退去。

這裏劉姥姥心神方定，才又說道：「今日我帶了你侄兒來，也不為別的，只因他老子娘在家裏，連吃的都沒有。如今天又冷了，越想沒個派頭兒，只得帶了你侄兒奔了你老來。」說著又推板兒道：「你那爹在家怎麼教你來？打發咱們作煞事來？只顧吃果子咧。」鳳姐早已明白了，聽他不會說話，因笑止道：「不必說了，我知道了。」因問周瑞家的：「這姥姥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？」劉姥姥忙說道：「一早就往這裏赶咧，那裏還有吃飯的工夫咧。」鳳姐聽說，忙命快傳飯來。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飯來，擺在東邊屋內，過來帶了劉姥姥和板兒過去吃飯。鳳姐說道：「周姐姐，好生讓著些兒，我不能陪了。」於是過東邊房裏來。又叫過周瑞家的去，問他才回了太太，說了些什麼？周瑞家的道：「太太說，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，不過因出一姓，當年又與太老爺在一處作官，偶然連了宗的。這幾年來也不大走動。當時他們來一遭，卻也沒空了他們。今兒既來了瞧瞧我們，是他的好意思，也不可簡慢了他。便是有什麼說的，叫奶奶裁度著就是了。」鳳姐聽了說道：「我說呢，既是一家子，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。」

說話時，劉姥姥已吃畢了飯，拉了板兒過來，抹舌咂嘴的道謝。鳳姐笑道：「且請坐下，聽我告訴你老人家。方才的意思，我已知道了。若論親戚之間，原該不等上門來就該有照應才是。但如今家內雜事太煩，太太漸上了年紀，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。況是我近來接著管些事，都不知道這些親戚們。二則外頭看著雖是烈烈轟轟的，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去處，說與人也未必信罷。今兒你既老遠的來了，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，怎好叫你空回去呢。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做衣裳的二十兩銀子，我還沒動呢，你若不嫌少，就暫且先拿了去罷。」

那劉姥姥先聽見告艱難，只當是沒有，心裏便突突的，後來聽見給他二十兩，喜的又渾身發痒起來，說道：「噯，我也是知道艱難的。但俗語說的：『瘦死的駱駝比馬大』，憑他怎樣，你老拔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！」周瑞家的見他說的粗鄙，只管使眼色止他。鳳姐看見，笑而不睬，只命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，再拿一吊錢來，都送到劉姥姥的跟前。鳳姐乃道：「這是二十兩銀子，暫且給這孩子做件冬衣罷。若不拿著，就真是怪我了。這錢雇車坐罷。改日無事，只管來逛逛，方是親戚們的意思。天也晚了，也不虛留你們了，到家裏該問好的問個好兒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站了起來。

劉姥姥只管千恩萬謝的，拿了銀子錢，隨了周瑞家的來至外面。周瑞家的道：「我的娘啊！你見了他怎麼倒不會說了？開口就是『你侄兒』。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，便是親侄兒，也要說和軟些。蓉大爺才是他的正經侄兒呢，他怎麼又跑出這麼一個侄兒來了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我的嫂子，我見了他，心眼兒裏愛還愛不過來，那裏還說的上話來呢。」二人說著，又到周瑞家坐了片時。劉姥姥便要留下一塊銀子與周瑞家孩子們買果子吃，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裏，執意不肯。劉姥姥感謝不盡，仍從後門去了。正是：

得意濃時易接濟，受恩深處胜親朋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